

此花甲非彼花甲

貝一中



路過一條從前經常經過的小街時，發現有家新開張的風味小吃店，門楣的招牌以海灘為淡淡的背景，上書「花甲」二字。

在我以往的常識中，「花甲」是人到六十的俗稱。按天干地支循序錯落組合，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的最小公倍數是六十，天干起始之甲，與地支起始之子，每六十年碰一回面，稱為一個甲子，亦稱花甲。

進店一看，呈現出的卻是各式各樣的花蛤，這才明白，原來這是一家專賣貝殼類海鮮的小吃店。

怨我孤陋寡聞，將花蛤稱為花甲，還是第一次聽說。海蛤的種類很多，花色各異，名稱也五花八門。同是沿海，東南西北各有各的叫法，即使按學名將它們統稱為貝，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種類。但從史籍記載來看，蛤蜊這一名稱，在古代很早就有了。南朝齊文學家王融，年少時去拜見王僧佑，碰上沈昭略也在那裏。沈昭略與王僧佑性情相投，均屬不事公卿的狷介之士。沈昭略不認識王融，就問這個小傢伙是誰。王融忿忿不平地說，我乃東出扶桑西入大海的太陽，光耀天下，誰人不知，您怎麼會有此一問

？沈昭略答，沒聽說過這些事，還是吃蛤蜊吧。這段軼聞傳開來，後人遂以「且食蛤蜊」代指姑置不問。

我老家靠近渤海，鄉親們把蛤蜊叫作嘎嘍（變音），或叫蜆子。蜆子的叫法，並非我家鄉一地獨有，也不是現代才有的。據清朝李調元在《南越筆記》中記載：「粵人謠云：『南風起，落蜆子，生於霧，成於水，北風瘦，南風肥，厚至丈，取不稀。』」這說明，蜆子在東南沿海多的是，不稀奇。這玩意個頭不大，煮熟了鮮得很，是常見的海味，比起扇貝、牡蠣、北極貝等高檔一些的貝類，屬於大眾美食。

小時候，每逢農閒季節，當海水靠潮（落潮）時，我們這些小孩子，就會帶上簡易工具和網兜，跟大人去趕海挖蜆子。挖蜆子的工具，是網狀的鏟子。脫掉鞋子，挽起褲腳，走進淺海裏，在泥沙中推上一陣再撈起來，就會有蜆子落網。還有人不用鏟網，腰上繫着裝蜆子的網兜，走到齊腰深的水裏，僅憑腳趾撚轉的功夫，就能踩到蜆子，然後用大腳趾和二腳趾夾起來，用手接住，放進網兜裏。那時渤海灣的蜆子多的是，半天下來，少則三五斤，多則十餘斤。不知是海水污染的後果，還是填海造地的緣故，於今，除非專事海底撈的漁民，普通人很難在淺海裏挖到蜆子了。

想避開的地鐵站

小雪



偶然看到一篇短文寫「如何證明你是巴黎人」，作者列舉了十條「證據」，包括麵包一定要買法棍麵包，八月沒有工作日，排隊是生活的一部分，等等。其中看得我連連點頭贊同的一條是「想盡一切辦法不在Chatelet Les Halles轉車」，我想沒有在巴黎生活過的人一定很難理解。

Chatelet Les Halles是巴黎最大的地鐵和近郊快線中轉站，它始建於一九〇〇年，位於巴黎一區最中心的位置。有五條地鐵線和三條近郊快線在這裏設站停靠，它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換乘車站。所以在這裏，你幾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去方向的地鐵和快線。

這個龐大的地鐵站裏，你會發現非常明顯的兩種人。一種人駐足不動，手拿地圖，左顧右盼的尋找着方向，這一定是迷失在各種標示中的遊客；另一種人腳底生風健步如飛，恨不得撥開所有前面阻擋的人群飛起來，這便是巴黎當地人。

遊客們是很樂意在Chatelet Les Halles轉乘的，這裏不僅離蓬皮杜博物館、巴黎聖母院等景點都很近，他們更能在這裏找到幾乎所有需要的線路。機場快線和迪斯尼快線更是直通Chatelet Les Halles。然而當他們到了這裏，才發現跟想像的過一個天橋轉乘完全不一樣。這裏面有十多個出口，抬頭一望總是有至少六個標牌指着各種方向，還有兩條「要走三千年才

能走過」的履帶式電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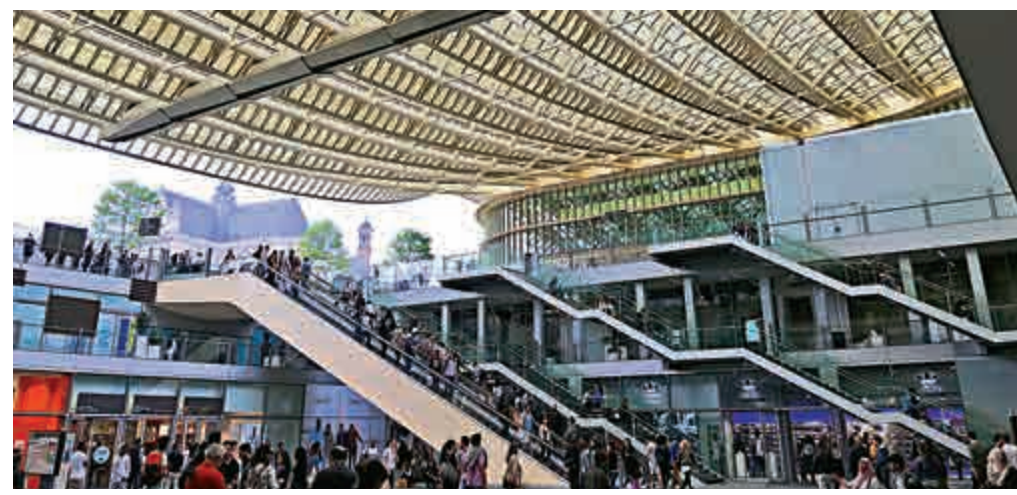
說這話的是一個法國朋友，他每天上班不得不坐近郊快線到這裏換乘地鐵。他的換乘步行距離有大概七八百米，但是因為車站裏高峰時期是人多得比肩迭踵，他至少要走近十分鐘才能到達另一個站台。更糟糕的是，那兩條履帶式電梯，總會有一整條在圍起來修理，於是，步行的人們不得不在更加擁擠狹窄的步行道中盡力快速前行。

想盡一切辦法不在Chatelet Les Halles轉車，是巴黎人生活的一部分。我會根據需要的路線選擇在Chatelet Les Halles的前一站或者後一站轉車，或者是寧願走出地鐵站到地面，再在地面街道上走到另外一個入口再進去，也不願

意在擁擠的人群中走站內那一段悶熱的地下通道。然而，這樣的線路調整需要對當地街道和地鐵站迷宮般的布局相當熟悉才能做到！不然怎麼「證明你是巴黎人」呢？

然而，巴黎人對於生活中的單調無聊是無法容忍的，哪怕是十分鐘的步行路程也不行。於是，一點也不意外的，Chatelet Les Halles一個略寬敞的轉角處，便有一支由八個人組成的樂隊長年彈唱。這群來自烏克蘭的樂手們，帶着結他、手風琴、大提琴、黑管和號，邊彈邊唱着歡快的烏克蘭民謠。遊客們停下腳步欣賞，趕時間的巴黎人也點頭微笑。

巴黎人要避免的其實並不是Chatelet Les Halles，他們要避免的是不夠有趣的生活。



▲巴黎Chatelet Les Halles地鐵站 作者供圖

「升格」

顧農



最近若干年來流行「升格」：師專升師院，師院升師大或大學；縣升市，再括弧：縣級市。有些縣被併入某大市，則稱為某某區——這裏的區長相當於縣級市的市長。很多年以後再來研究現在這一段歷史，要講到職官志，頭緒很不容易弄清楚，加以考辨可望成為博士論文的一個章節。

學校升格了，二級單位跟着也要升，於是系改為院，中文系土黨了，應改為文學院或加點什麼專業合稱為人文學院。其他以此類推，不必一一細說。

商品也講究升格，相聲裏有著名的香煙叫宇宙牌。已故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季先生在台上竭力推銷此種香煙，給大家留下很深印象。

也有榆木腦袋不升格的，北大中文系還叫中文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還叫學院。他們在有關的排名榜裏是否已經地位下降，沒有了解過，口碑則似無變化。

中國歷代都講「名教」，可見名之重要，亦可見各處忙着升格自有其道理。某省理工如果還叫什麼學院，很可能被考生及其家長以為是「本三」（錄取分數線比較低的本科院校或專業），不容易招到好學生了。

在魯迅生活的年代，升格講招牌尚未成風，但也並非全然沒有這種意思，所以他告誡說：不必忙於掛招牌……「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三閑集·文藝與革命》）

這話落伍了。

按時下的風氣，開一家鞋店，即使門面不大，也要稱為「太皇太后鞋業集團總公司」才好。

湯豪塞畫李斯特

王加



「我希望我能用語言描述這個非凡之人的畫像，特別是對那些永遠不能親眼看到他而渴望吞食關於他的每一字的人。這絕非容易！困難最少的是談論他的外表。這已經被嘗試得足夠了。他的頭已經被稱為席勒風格的和拿破侖式的，這個比較在某種意義上是適當的。所有非凡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也就是說，從眼睛和嘴角流露出的活力和意志。李斯特與拿破侖具有驚人的相像，被描述為一位年輕的將軍——蒼白、消瘦、輪廓鮮明、面部表情的中心集中在靠近髮際線的上方部位……我記得一位著名的維也納漫畫家的觀察，他不無道理地將塔爾伯格比擬為有着男人鼻子的美麗伯爵夫人。關於李斯特的頭，他說任何畫家都能用之做為希臘神的模特。」——羅伯特·舒曼

這是比弗朗茨·李斯特年長一歲的德國作曲家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於一八四〇年在聆聽完李斯特於德累斯頓的現場演奏之後，其觀感中一段關於李斯特外貌的描述。今年是「鋼琴之王」李斯特逝世一百三十周年，對於我們在世的所有人來說，已經再無可能親歷現場聆聽李斯特的演奏了。但憑藉着這段舒曼對他詳盡的外貌描寫以及存世的他各個時期的肖像畫，我們還可以從不同角度領略到李斯特這位浪漫主義鋼琴大師的風采。

關於李斯特有着英俊瀟灑的外表已是不爭的事實。拋開他那精湛的鋼琴演奏技巧不談，這位西方古典音樂界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超級明星以一頭飄逸的長髮和棱角鮮明的俊俏面龐以一場名為「李斯特狂」的風暴席捲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大陸。在舒曼對李斯特外貌的記載中，他提到「李斯特與拿破侖具有驚人的相像」，這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收藏於法國凡爾賽宮和奧地利美泉宮美術館等四處，由法國古典主義巨匠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於一八〇一

年創作的「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侖」（Napoleon at the Saint-Bernard Pass）。這幅拿破侖最耳熟能詳的肖像以一七九九至一八〇二年間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為背景，描述了剛過而立之年，英氣逼人的拿破侖·波拿巴率大軍為爭取時間抄近道越過位於阿爾卑斯山的聖伯納隘道，進軍意大利的場景。畫中的拿破侖將軍和現收藏於柏林博物館島古典大師畫廊（Alte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由奧地利畫家約瑟夫·鄧尼爾·湯豪塞（Joseph Danhauser）於一八四〇年創作的《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Franz Liszt Fantasizing at the Piano）畫中的李斯特確實在從外貌輪廓上有着諸多相似之處。

這是一幅資訊量巨大的繪畫作品。首先，畫中大腕兒雲集，所出現的不僅幾乎都是十九世紀初期巴黎浪漫主義時期叱咤風雲的文豪藝術家；其次，他們都與李斯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構圖來看，湯豪塞毫不意外地將「鋼琴之王」李斯特居中而置，腰桿筆直地坐在Graf鋼琴前彈奏着，舒曼口中那棱角鮮明的標誌性側臉在畫面中一覽無遺。跪坐在李斯特腳旁倚靠鋼琴的婦人是他的情人瑪麗·達古（Marie d'Agoult）伯爵夫人。身為青壯年時期李斯特的摯愛，瑪麗·達古伯爵夫人為李斯特生了三個孩子，其中二女兒科西瑪後來還嫁給了瓦格納。在李斯特身旁左側並肩站立的兩位男子，體態微胖的是他的好友，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李斯特曾改編過多首羅西尼的作品，包括那首最耳熟能詳的「威廉·退爾序曲」。站在羅西尼身邊身材消瘦的黑衣男子便是對李斯特演奏風格帶有深遠影響的偶像，另一位意大利人「魔鬼小提琴家」尼克洛·帕格尼尼。李斯特於一八二三年來到巴黎，並在同年有機會親臨帕格尼尼在巴黎的現場表演，帕格尼尼那出入神化的演奏技巧和激情四射的炫技派演奏風格深深地感染了李斯特。雖然車爾尼和薩利里是李斯特的授業恩師，但帕格尼尼的出現則奠定了李斯特的演奏風格，堪稱是他的「精神導師」。他從此苦練琴技，勵志成

為「鋼琴上的帕格尼尼」。

在李斯特正後方靠在沙發上半掩紅袍，女扮男裝手夾香煙的中性女子是當時巴黎的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桑。身為當時巴黎上流社會最特立獨行的「另類」才女，喬治·桑與很多文人墨客過從甚密，其中就包括李斯特。她與蕭邦便是源自一八三六年李斯特的引薦而相識。而在喬治·桑身後與身旁的兩位男士則身份存疑。有學者認為她右手搭着的小鬍子男人是大仲馬（Alexandre Dumas），也有研究人員稱喬治·桑右側的男子實為法國詩人阿爾弗萊·德·繆塞（Alfred de Musset）。鑒於畫中並未蕭邦出現，我個人更傾向於畫中人為繆塞，也由此揣測畫家湯豪塞選擇了一個喬治·桑尚未與蕭邦相識的場景進行藝術創作：因為繆塞曾於一八三三年夏天至一八三五年三月與喬治·桑相戀，而蕭邦與喬治·桑那愛恨交織的虐戀則正式於一八三七年拉開序幕。至於站在喬治·桑背後肘搭靠背手拿書籍的男子，有學者認為是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還有一種說法是比李斯特年長八歲，與他同為浪漫主義樂派的領軍人物並啟發李斯特開始創作標題性音樂的赫克托·柏達茲。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四日，李斯特出席了柏達茲「幻想交響曲」的首演，二人從此結為莫逆。然而，首演之後的「幻想交響曲」並未收穫它本應有的關注度並被廣泛流傳，柏達茲本人窘迫的財政狀況甚至都無法進行這部名作的出版。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李斯特慷慨地伸出援手。他不僅將結構龐大的「幻想交響曲」改編成鋼琴曲並承擔了改編曲目的所有出版費用，更是在不同社交場合和音樂沙龍中親自演奏，為這首作品的普及和流傳做了巨大貢獻。李斯特那「鋼琴之王」的美譽更是出自柏達茲。相比之下，柏達茲的假設顯然更符合常理。

在李斯特風華正茂，呼風喚雨的十九世紀初期至中期，也是整個浪漫主義時期的巔峰階段。「浪漫主義既不是隨興的取材，也不是強調完全的精確，而是位於二者之間點，隨着感覺而走。」這是法國著名詩人波德萊爾對浪漫主義的概括。湯豪塞所描繪的這幅《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不僅通過群星璀璨的畫面將浪漫主義時期巴黎城幾乎所有標誌性的「文化符號」悉數集結，連李斯特演奏時房間的幾處裝飾細節都處處充斥着浪漫主義元素。在弗朗茨·李斯特彈奏的Graf鋼琴上擺放着「樂聖」貝多芬的大理石頭像台座，由於李斯特畢生視貝多芬為偶像，而貝多芬也被廣泛認為開啓浪漫主義樂派先河的古典音樂巨匠，湯豪塞因此意味深長地描繪出李斯特在演奏中目光凝視貝多芬像的瞬間，彷彿在向偶像致敬。在畫面最左側的角落的櫃子上擺着聖女貞德的台座；以及羅西尼和帕格尼尼身後牆上懸掛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Lord Byron）畫像，都是整個歐洲浪漫主義時期所推崇的最具象徵意義的符號。儘管畫中諸位浪漫主義時期大師相互間有着緊密的私人關係，但將他們同框而置卻很難保證是一件完全寫實的作品，更像是畫家帶有浪漫主義情懷的臆想。綜上所述，湯豪塞所創作的《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應算是最能表現李斯特身為浪漫主義領軍人物地位，並完美契合波德萊爾對浪漫主義解讀的名作了。



▲約瑟夫·鄧尼爾·湯豪塞作品《李斯特在鋼琴前的幻想》 作者供圖

能人

楊福成



上級部門來視察，一把手和所有蒞臨的領導照了個合影，準備在報紙上發頭版。

照片列印出來了，攝影師感覺照得不錯，高興地拿給一把手看。

一把手戴上老花鏡仔細一看，說，不行，這照片能上報紙嗎？得修修，修完再拿給我。攝影師剛才還是笑呵呵的，這會兒一下子就變成了苦瓜臉。把照片拿回來，攝影師一點點地修、一遍遍地，費了老鼻子勁總算修完了，列印出來，給一把手送去。

一把手接過，打眼一看就說不行，繼續修。攝影師灰溜溜地回來，又下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得自己感覺已經無可挑剔了，就拿着進了一把手的辦公室。一把手看了看，說，不行，這照片能上報紙嗎？你幹不了啊，美編幹啥呢？讓他幫你修，抓緊點。

攝影師撓着頭去找美編了。

美編看了看，說人家領導就是領導，你還老攝影專家呢，你看看這光線，你看看這背景，都不對啊，我看着也不舒服，領導能樂意嗎？你看着，得這樣，把背景虛化，把領導突出，這麼一修，你再看看，不就行了嗎？

攝影師看過美編修的，連說好。列印出來，他哼着小曲兒就去找一把手了。一把手接過來一看，

說這就是你和美編修的，修得啥啊？越修越吃毛，再回去修，修不好扣你這月的獎金。攝影師修了兩遍不行，美編修了還不行，這可是花椒掉進大米裏——麻煩了！咋辦？

突然，美編想到了長長。長長是單位的能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百度辦不了的找他，假證公司辦不了的找他，票販子辦不了的找他，高鐵爆了胎找他……

於是，他們兩人就拿着照片找到了長長。

長長接過照片一看，說，你們倆，還是幹了幾十年的老業務骨幹呢，真是白吃啊，把這兒抹平，不就得了。兩個人伸長脖子看了看長長指的那個地方，是一把手的大肚子，他倆都笑了。攝影師說，老兄啊，你可別胡鬧了，裝什麼專家啊，你把一把手的肚子抹了，她更不會高興啊，還不把我們吃了。長長說，我只是建議，你們愛聽不聽，不聽我的，你們修到明年，一把手也不會滿意！辦法，只能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美編用製圖軟體把一把手的肚子輕輕一抹——平了。

攝影師拿着照片，又忐忑地去找一把手了。一把手接過一看，不錯！她又仔細地戴上老花鏡端詳了端詳，說，這樣好，這樣好，就這麼登報吧！

回來後，攝影師朝長長豎起了大拇指，奉承說——能人，你真是個能人啊！長長哈哈地笑了，說：天下哪有能人，都是二級公民。只是世風日下，逼我入了武林。